

轻松一刻

名人的微博

□邓荣河

刘备：笑比哭好，但有时候哭比笑更重要。一把鼻涕，轻松笼络人心；两行清泪，胜过彪悍三军。

关羽：脸红的不一定做了亏心事，做了亏心事的不一定会脸红。

张飞：花腔女高音是一种妖娆，原生态男高音是一种震撼。

诸葛亮：你的心事让我猜，我的心事你别猜。

赵云：一个人打一次胜仗容易，难的是一辈子都打胜仗，都打令主公开心、军师舒心的大胜仗。

周瑜：心有多大，天有多大，但我的心，容不得别人的天。

黄盖：要想打人名，必须心狠手辣；想要挨打出名，必须心甘情愿。

曹操：一生最大的错就是没能让我负天下人，反而让很多天下人负了我。

晁盖：后来者照样可以居上，火并王伦不是哥的传说。

宋江：水可以往低处流，但人千万不要轻易往高处爬，一杯毒酒说明一切。

鲁智深：只要心不花，落个花和尚的诨名又有何妨？

李逵：李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李逵找不到李鬼。

扈三娘：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说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小女子我。

戴宗：不怕样样全，就怕一招精，手快不如腿快。

武大郎：不是富二代官二代，千万别娶漂亮至极的女人当老婆，小心后院起火。

高俅：踢球照样踢出风光人生，关键是要把爱好当成事业来做。

来稿请寄：市山阳路56号焦作晚报编辑部《闲情·连载》收
E-mail:jzwbxq@163.com



又到放飞纸鸢时

□刘学文(山阳区)

春天真美啊！山青了，水秀了，天蓝了，云白了，树绿了，风暖了，花开了。小燕衔泥，大雁北归，雄鸡叫明，山鸢和歌。

野外的田间地头，山坡的空旷处，孩子们手里操纵着长线在放风筝，那风筝在蓝天上悠闲地飘荡着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有长串的蜈蚣，有机灵的小鸟，有庞大的飞机，有展翅的雄鹰，有带响的和平鸽……孩子们抽出空来，尽情地笑啊、跳啊、叫啊，忙着乐和——哪个孩子不渴望自由！

望着眼前的这一切，不由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我出生在太行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的那块青石板上发呆，看惯了头顶上的一线天，有时飘过几朵白云，有时掠过几只飞鸟，有时能看到西山头上的一抹朝阳，有时能看到东山上晚霞映红的山崖，想玩什么都能如愿。放风筝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只能听到鸡叫犬吠，还有村妇扯着嗓子叫骂孩子的回声……我的可怜的童年！

1955年的春天，在哥哥的带领下，我走出了大山，来到了焦作这个陌生的煤城，第一次看到山外的世界有这么大。我先上学，再工作，再成家，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变迁。这座城市养育了我，我也用毕生的精力为她作着贡献。我继承了父业，成了一位教师，奔波于矿区，忙碌于孩子们中间，我尽力让他们在每一个春天里自己制作纸鸢、放飞风筝。我带他们跑到公园里的草地上，让他们放飞各式纸鸢，放飞他们的梦想。我看着他们踩着泥土，踢着石子，开心地笑着，我也和他们一起乐和，仿佛在弥补我孤寂的童年。

40多年的教书生涯，同孩子们度过了40多个欢乐的春天，如今我走下讲台快10年了，目睹眼前满天纸鸢飘荡的情景，感觉放风筝的生活仿佛就在昨天……如今，党中央已经给全国人民绘制了宏伟的蓝图，吹响了进军的号角，就等着人们乘着春风，驾着祥云，就像这满天的风筝一样，各显其能去实现各自的梦想啦！

怪味豆



如此“实习”

□李和平(武陟)

侄女上医学院校，还有一年毕业，目前正在某医院实习。

一次，有位家长领着个小男孩来看病，家长说孩子总是半夜发高烧，小脸烧得通红。老医生询问了一些情况后，又诊断了半天。和侄女同在老医生手下实习的小张很理解导师的意图，快刀斩乱麻就开了诊疗单，生理盐水加头孢抗生素等输液5天，家长去结算，好几百元的费用。孩子遭罪不说，家长也跟着心疼。

好心的侄女看到这种情况后有些疑惑，根据常理和中医学知识判断，孩子属于积食引起的“食烧”，就是说用通常5毛钱一包的“肥儿片”开泄一下即可，无须输抗生素加强治疗。老实的侄女忍不住问了主治老医生，老中医不耐烦地反问：“不输液医院靠什么活？”一语道破天机，原来小病也可以大看的，怪不得老百姓直陷入看不起病的怪圈。

侄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从此再也不敢多言了，否则她连实习的资格都要给取消了。

哲思小品

悠闲地对待忙碌

□郝线荣(中站区)

我曾看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看起来静止的树，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光合作用，每时每刻都在工作着，但表面上我们看到的一棵棵树却显得很悠闲。看完那篇小短文，我受益匪浅。

人海茫茫，芸芸众生，我们每个人活得都不轻松，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和工作了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，快乐地适应各种事情。你要让自己轻松，就没有人能使你劳累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，我们要敬业，更要乐业！每天以快乐悠闲的心情对待忙碌的工作，那我们就达到了一种境界！

骑着车子
上拉萨

齐厚

二十一、无名山上，遭遇五月飞雪

5月9日 雷雨转晴
红龙乡——理塘 37公里

早上6点起床，大街上有一家饭店已开门，我们进门后见到一位福建骑友，是老熟人，在成都他和我们都住在青年客栈。5月1日出发那一天，前后几拨有五六十号人，如今能坚持骑下来的没几个，福建骑友算是一个。每人要了一碗面，等候期间，福建骑友说：“昨天我太累了，天黑到此，老板给了我一条被子，我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”

吃完饭后出发，刚出村天就下起细雨，紧乎乎的大，大家从包中拿出雨衣穿上。柏油路是依着山势一个山体一个大坡，一直盘到山顶。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脱下雨衣继续骑行。顶头风刮着，坡又长又陡，开始时我们还有耐心慢慢悠悠着骑，随着体力的消耗，海拔的上升，心情变得烦躁起来，骑骑停停，停停骑骑。

拐过弯，只见天空乌云密布，瞬间，雪花满天飘舞。感觉手冷，我们赶紧下车从包中取出棉手套，停下来不自觉地跺起脚来，脚也冻得生疼。

出行几天来，经受过炎热，经受过雨淋，还没见过下雪。这雪下得虽说寒冷，也叫人惊喜。5月份下雪，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。在雪中骑行，喜悦的心情还没平静下来，大雨点就吧嗒吧嗒地打在身上，雪花不见了，大雨下得紧乎乎的。我们又赶紧穿雨衣，没骑多远雨停了，又见太阳。从下雪到雨停前后也就是几分钟时间，高原的天真是多变。

11点多，我们骑到了海拔4330米的无名山垭口，垭口到理塘是一个10公里长的大下坡。

理塘县城海拔高度为3968米，是一个风景秀丽、人杰地灵的地方，这里是七世、十世达赖和第七、八、九世及现任十世帕巴拉呼图克图即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帕巴拉·格列朗杰的故乡，也是蒙古国师三世哲布尊丹巴等高僧大师的出生地，因此，被人们誉为“中华高城、雪域圣地、草原明珠”。

12点到达理塘城外的门楼下，门楼上有“世界高城理塘”几个大字。进城不远，一个面包车司机向我示意，我没放在心上，骑过一边看街景一边找队友，一会儿竟骑出了县城，又折回来寻找。面包车司机又在向我示意，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金融、军长在饭店门口站着等我呢。

理塘有闻名康区的格鲁派寺庙长青科科尔寺，寺庙由三世达赖·索南嘉措于公元

1580年开光建成，成为康区第一大格鲁派(黄教)寺庙，素有“康南佛教圣地”之称。该寺每年藏历正月十五举办酥油塑花会，酥油塑花被誉为“康区一绝”。县城内还有一个白塔公园，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下午休息起床，我们几个人一起到邮局往家邮寄睡袋等多余物品，然后直奔长青科科尔寺。寺庙就在县城城北约1公里的山坡上，寺庙建筑依山而上，高低错落，层次分明，大殿佛舍位于寺庙中央和高处，气势巍峨，拾级而上，给人以极目云天、绝尘归神之感。因对藏文化了解太少，大家兴趣不大，在寺庙里转了一圈即出来，白塔公园还很远，不想跑了，也就没再去。

回到旅社，又来了几个骑友。一个女孩问我：“你是一直骑到这里的吧？”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在成都见过的“易通”的领队。“骑过来的，你呢？”女孩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们是搭车过来的。”老板娘见之接话：“都不容易。明天要早一点走，下午海子山上经常刮怪风，藏民下午都不过山。”

旅社的墙上，写满了骑友的留言。晚饭后我特意看了看队友们写的，金融：“疯狂止于川藏，痴情止于拉萨，一路向西，风光无限。”随风而动：“爬不完的高山，下不完的山坡，看不完的风景，听不完的藏歌，祝所有的骑行者身体健康！”白师傅：“骑行川藏线是我的梦想，能从焦作一路骑行到理塘，已经为我的人生增加了光彩，要坚持！坚持到拉萨。”言为心声，各有表述。

(21)



“你怎么了？”
“他娘的，摔了一跤。”
“没人碍你，骂什么娘。”
“徐州同志，我是娘家来的人……”

徐州这样子太好认了，保不准错了，老钱索性直截了当地推了底牌，令徐州又惊又喜，四面察看。老钱扶起车，扶车的同时故意把链条弄脱，然后将车靠在电线杆上。车上承载了两大包邮件，光靠电线杆支撑不住，徐州便趁机上前帮他扶着车，这样两人基本上是交头接耳了。

就这样双方把该说的说了、该约的约了，以后只需“照章行事”即可。两分钟后，老钱弄好车后又哼起小调，上了路。

陈家鹤昨晚一夜未眠，根本就没有睡意，连床都不想躺，一直站在窗前，好像在等人破窗而入，要不就是自己飞天而去。好几回，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去找楼下的陆从骏，让他再回去。只是想到陆所长今晚不在楼下，才作罢。其实也没有作罢，有一阵子他甚至想偷跑出去，他想搞清楚，惠子今天到底去哪里了。

他还想搞清楚，家里人为

什么会群起攻之——惠子。他还想搞清楚，惠子回去知道自己今天回家会有什么表现、什么想法。

他还想搞清楚，父母亲说的那些是怎么回事，是误会还是……如果是误会，又是怎么造成的。

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黑洞，洞子里全是无头无尾的东西，飘来飘去，浮浮沉沉，吵吵闹闹，沸沸扬扬。

这个夜晚，漫长如一生，短促如一秒。

天亮了，他把自己沉沉地放在床上，要么死亡来把他接走，要么陆从骏来把他，给他回应。昨天晚上，回来的路上，面对陆从骏再三的问话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惠子可能出事了，她没在家。”

回到这儿后，面对陆从骏又是再三的问话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你手下不是有侦探嘛，我想知道惠子今晚去哪里了。”

陆所长是个聪明人，听了这两句话一定会想很多事——陈家鹤相信，这两句话已经把他自己当下的困和苦、面子和乞求卖给了陆所长。所以，他在等陆所长来找他，给他回应。陆所长却迟迟没来。

贰

陆所长来了，来得太迟了，下午3点钟才来。昨晚，陆所长把陈家鹤送回宿舍后，便回单位去等老孙。老孙很快回来，他们事先约好的：什么时候所长带陈家鹤回单位，什么时候老孙才放惠子回去。两人见面后，先是互通有无，发觉一切都按程序在走，没有任

什么会群起攻之——惠子。他还想搞清楚，惠子回去知道自己今天回家会有什么表现、什么想法。

他还想搞清楚，父母亲说的那些是怎么回事，是误会还是……如果是误会，又是怎么造成的。

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黑洞，洞子里全是无头无尾的东西，飘来飘去，浮浮沉沉，吵吵闹闹，沸沸扬扬。

这个夜晚，漫长如一生，短促如一秒。

天亮了，他把自己沉沉地放在床上，要么死亡来把他接走，要么陆从骏来把他，给他回应。昨天晚上，回来的路上，面对陆从骏再三的问话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惠子可能出事了，她没在家。”

回到这儿后，面对陆从骏又是再三的问话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你手下不是有侦探嘛，我想知道惠子今晚去哪里了。”

陆所长是个聪明人，听了这两句话一定会想很多事——陈家鹤相信，这两句话已经把他自己当下的困和苦、面子和乞求卖给了陆所长。所以，他在等陆所长来找他，给他回应。陆所长却迟迟没来。

陆所长来了，来得太迟了，下午3点钟才来。昨晚，陆所长把陈家鹤送回宿舍后，便回单位去等老孙。老孙很快回来，他们事先约好的：什么时候所长带陈家鹤回单位，什么时候老孙才放惠子回去。两人见面后，先是互通有无，发觉一切都按程序在走，没有任

该书由金城出版社正式出版

(31)